蜀山劍俠傳/1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〇六回　霧涌煙圍 共看千年邪火　香霏玉屑 喜得萬載空青

下一回▶

商風子剛想問笑和尚，使甚麼法兒將自己制得不能動轉？笑和尚道：「真險真險！我稍疏虞一步，差點誤了你和周師弟的性命。現在天色已明，我們回洞再說吧。」風子滿腹茫然，待要問時，笑和尚已邁步前行。回到洞中一看，雲從睡夢方酣，還未醒來。便問笑和尚道：「適纔你往哪裏去了？我聽見我哥哥喊我，可有甚麼事？」笑和尚道：「那是妖怪的叫聲，哪裏是你哥哥喊你。日裏我見那谷中妖氣瀰漫，與尋常妖氣不同，便疑心可有特別兇毒怪物潛伏。我自幼從師，常聽師父說，在深山大澤之中行走，如聞異聲呼喚名字，千萬不可答應，否則氣機相感，必被它循聲追上，遭了毒手。又教給我許多鑒別妖物之法，因此知道厲害不過。我隨恩師到處斬妖除害，像谷裏那般狠毒的東西，連恩師也祇知道來歷，沒有見過。這東西乃千百年老蝎與一種形體極大的火蜘蛛交合而生，名文蛛，卵子共有四百九十一顆。一落地，便鑽入土中。每聞一次雷聲，便入土一寸。約經三百六十五年，蟄伏之地還要窮幽極暗，天地淫毒溼熱之氣所聚，纔能成形，身長一寸二分。先在地底互殘同類，每逢喫一個同類，也長一寸。並不限定身上何處，喫腳長腳，喫頭長頭。直到喫剩最後一個，氣候已成。再聽一回雷聲，往上昇起一尺，直到出世爲止，那時已能大能小。這東西雖是蛛蝎合種，形狀卻大同小異。體如蟾蜍，腹下滿生短足，並無尾巴。前後各有兩條長鉗，每條長鉗上，各排列着許多尺許長的倒鉤刺，上面發出綠光。尖嘴尖頭，眼射紅光，口中能噴火和五色彩霧。成了氣候以後，口中所噴彩霧，逐漸凝結，到處亂吐，散在地面，無論甚麼人物鳥獸，沾上便死。它祇

要將霧網一收，便吸進肚內。尤其是沒有尾竅，有進無出，喫一回人，便長大一些。腹內藏有一粒火靈珠，更是厲害。日久年深，等被它煉成以後，仙佛都難制服。還會因聲呼人。起初離它五六里之內，聽見它的叫聲，無論誰人聽了，都好似自己親人在喊自己名字，祇一答應，便氣感交應，中毒不救，由它尋來，自在吞喫。以後它的叫聲越叫越遠，直到它煉形飛去爲止，所到之處，人物都死絕了。因它形體平伸開來宛似篆寫文字，所以名叫文蛛。秉天地窮惡極戾之氣而生，任甚麼怪物，也沒它狠毒。先前我用定力慧眼遠看，見暗霧中有兩條長臂帶着一串綠星，隱約閃動，便疑心是這怪物。及至聽見叫聲，又稍看清了上半截形象，與當年恩師所說一般無二，更知是它。此時見你站在旁邊，恐你一答應，雖然它全體尚未出土，不致追來喫你，一則初見這種怪物，不敢拿準，二則氣機相感，中的毒也非同小可。事在緊急，又恐周師弟醒轉，聞聲答應，連忙將你點了啞穴，纔回來用法術封了這洞。再趕去時，它已隱入土中。這東西要等全身現出，纔可下手，一入土中，便無法除它。從今日起，如無我話，千萬不可離開此洞。周師弟新癒，你二人尚無喫的，待天大明之後，我飛身入城，與你二人化點飯食度過一頓。尉遲師弟回來，帶有銀錢，你二人便不愁用度了。」

說罷，略待片時，雲從醒轉。笑和尚恐風子無知莽撞，又再三囑咐雲從。將雲從霜鐔劍要來，暗懸洞口之內，又用法術封了洞口。然後取了飯鉢，別了二人，笑嘻嘻將大腦袋一晃，轉眼間不知去向。約有個把時辰，端了一鉢熟飯，還買了許多葷菜、鍋盔回來。風子一見大喜，上前便接過去，首先端與雲從食用。笑和尚笑道：「我因見你能喫酒肉，服侍周師弟這幾日，必定饞得可以，適纔還爲你破了戒，平白拿人家十兩銀子，又拿銀子去偷換了許多葷菜與你。恩師知道，說不定還怪我呢。」說罷，又從身上取出幾兩散碎銀子，交與風子。雲從好生過意不去，忙問究竟。笑和尚道：「我每日代尉遲師弟向人化齋，從未遇見這等刻薄人家，不給我飯是他本分，硬說我是他逃走的僱用小廝，要叫人捆我。是我氣他不過，隱身形打了他兩個嘴巴，順手掏了他十兩銀子。和尚不便買葷，我又隱形到了鋪中，取了葷菜。我見那施主甚是本分，留了一半銀子與他。自從出家，做賊還是第一次呢。」風子聽笑和尚戲耍那刻薄人家，不由哈哈大笑。笑和尚本能辟穀，齋飯有時還喫，卻不動葷。雲從病後腹飢，風子更是連餓數日，狼吞虎嚥，各喫了一個大飽。飯後雲從精神大振，覺着腹痛作響，由笑和尚扶着，出外行動了一次，纔向笑和尚重新跪謝。笑和尚無法，還禮起來，便在洞外閒眺，也無甚動靜。

下午過去，谷中赤氛又起。尉遲火也從成都趕回，得知醉道人自打發了張三姑娘，不多幾日，留話給松、鶴二童，說有要事往衡山一行，歸途還往雲從家去代他除害。又代他起了一卦，本人兇險甚多，且喜吉人天相。如有人來，可着原人護送雲從回家，待他妻

子生產，安排好了家務，不必再往成都，徑往峨眉飛雷洞李師叔處相見等語。雲從聞言，自是大放寬心。尉遲火又問笑和尚，可知這裏妖物來歷。笑和尚道：「看你神氣，必然遇見前輩師伯叔指教，何妨先說給我聽聽？」尉遲火道：「我倒未遇見別位尊長，祇因周師弟等要用錢，知道辟邪村玉清師太存有不少施主善資，前去討些。說起我和你在此，玉清師太便問可曾發現甚麼妖氣，我對她說了。她說她昔日打此經過，知道這天蠶嶺潛伏着一個極厲害的妖物，名叫文蛛，祇因時刻未到，無法下手。非等今年五月端午，大雷雨後，不能出世。現時各位師尊爲準備三次峨眉鬥劍，均有要務在身，她又在端午前後要連往青螺魔宮兩次，去救她當年一個同門生死患難之友，不能建此大功。如有人將它除去，不下立十萬外功，還得妖物的腹內一顆乾天火靈珠，助將來成道之用。囑咐你我須要小心從事，莫放妖物跑了。據她算計，妖物還不應該遭劫，如今祇兩條前鉗出土，不到端午，白費辛勞。最好叫你我先行送周師弟回去。不要打草驚蛇，等端午前一日趕到，便可下手。你看的又是怎樣？」笑和尚道：「與玉清大師所說一些不差。她既如此說法，幸喜不曾冒昧下手。爲今之計，祇好先送周師弟回去再說。祇是那妖物雖然還不能現身害人，但毒氣太重，又能發聲叫人，生物挨近一些，便難活命。倘如我們走後，有人誤來此地，我等知而不備，豈不有罪？」

尉遲火道：「據我看，這山勢崎嶇危險，二三十里方圓，連樵徑都沒有，常人絕難到此。有幾個似這位呆兄弟，到這種好地方來往？這層倒也過慮。」風子也說，終年並無人迹，祇有野獸來往。如今纔想起，自從谷裏每日下午有了紅霧，連野獸都逐漸稀少絕迹。隨大家去極好，但是他娘還葬在這裏，恐屍首被妖物所害，要笑和尚想個法兒。笑和尚說：「已死的人，相隔又遠，絕無妨礙。不過就此一走，終難放心，恐怕有人誤蹈險地。」當下先飛身上空，相好地勢。然後下來，在二三十里周圍要口山石上面，口誦真言，畫了許多靈符。若有人到此，自會被許多法術妙用化成的怪獸大蟒嚇退。笑和尚先沒想到最厲害的妖物文蛛，自己又不願往世俗人家跑。原打算叫雲從在這裏養病，傳他運氣化行之法，日夕打坐，就便自己除妖。今見妖物毒氣如此重法，又有玉清大師傳語，不敢怠慢，祇好先送雲從回家之後再來。

佈置完竣，便要動身。風子又去他母親葬處，將身伏在土堆上，不住數說。三人見他雖未出聲大哭，淚落不止，知是傷心到了極處，用好些譬解，纔行勸住。將雲從交給尉遲火，笑和尚帶了風子，吩咐緊閉二目，喊一聲：「起！」破空便飛，覺着風子並不骨重，越發愛他資質。

劍光迅速，飛到貴陽雲從家中，天不過二更向盡。這時敵人方面因爲接着一個受了重傷

的同黨送信，說是由川入貴途中，在野外遇見張老四和一個峨眉門下小輩，名叫孫南的，打聽醉道人蹤跡，露出一些口風，雖未聽得詳細，已知與周家之事有關。那人又打聽到醉道人要往衡山一行，趁張老四與孫南分手走單時節，將他用暗器打倒。自己往回走時，不知怎的，竟會被那小輩孫南追上。正在危急受傷之際，幸遇一人相救，纔得活命，一路將養到來，請大家留心在意。敵人一聽這信，纔知蹤跡果被張氏父女看破，喜得張老四已中毒藥暗器身死，還不妨事。祇恐夜長夢多，便提前由雲從父子先下手。及至一打聽，雲從業已走了數日，猜知必是張老四不回，親往成都、峨眉兩處求救。當天即派同黨分兩路去追，追上便行殺死。這裏也同時發動，數日之內，連用重手法，暗中點傷了好幾個周氏老兄弟。張三姑因自家勢孤，玉珍又有身孕，如要解救，反啓敵人注意，禍發更速，惟有權且隱忍，等醉道人來了施治。事已至此，雲從的父母又因子遠出，思念太切，還不如說明的好，便命玉珍便中婉言略說真相。雲從的父母因家中新出變故愁煩，一聽媳婦張玉珍說了經過，心中大驚。想起雲從一去多日，尚未出貴州境內，託便人捎過兩封書信，以後連親家張老四都渺無音信。雖然媳婦和張三姑俱說無礙，到底不放心。而云從夫妻又是恐嚇着老人，一番孝心，不得不從權行事，勢難怪他們。仇敵如此狠毒，事若經官鬧明瞭，反而愈加猖獗，全傢俱有性命之憂。張三姑和媳婦祇能保住自己全家，不能兼顧別人，眼前同胞骨肉，命在旦夕，心急如焚。他卻不知敵人勢大，正因爲雲從不在家中，恐怕打草驚蛇，想等人將雲從追上殺死，再行下手，否則頭一個就是他全家遭殃。張三姑和玉珍豈有不知之理，不過恐二老憂驚過甚，不得不拿話壯膽罷了。

誰知天不絕人。在大、三、四、五、六房相繼出事，無故病倒，除了雲從父母知道禍變，他人俱還悶在鼓裏之際，有一晚雲從父母在中堂以內，正和張三姑、玉珍愁顏相對，忽然一陣微風穿簾而入。張三姑疑是敵人行刺，大喝一聲，便飛身迎上前去。燭影閃動處，現出一個揹紅葫蘆的道人。玉珍認得是醉道人，喜從天降，首先伏地下拜。三姑也收劍上前，招呼雲從父母一同見禮，又叩謝了救子之恩。坐定以後，一見雲從並未跟來，心下好生不定。醉道人看出了心意，說道：「令郎雖然近時災晦很多，但處處因禍得福，絕無妨礙。貧道先從卦象上看出敵人發動還早，想往衡山會一位老友，隨後再來。路遇同門師侄孫南中了妖法，我將他安頓好，即到此地，每日在尊府各房巡視，都由貧道暗中向受傷的人說了經過。恐妨打草驚蛇，令這一干妖孽又逃往別處，爲禍世間，將賢昆仲一一救轉之後，仍請他們裝病不起，靜等貧道所約的兩個同伴到來，一齊下手，省得敵人漏網。適纔同伴已到，事完之後，便要遠行。令郎已收歸貧道門下，將來前途甚佳。因承祧九房，不能不勉徇世俗之見，令他略盡人事，生子娶妻，即此已誤他許多功行了。不久雙喜臨門，尊府積善之家，日後子孫必能昌達。祇是令郎非功名中人，如生子之後強留在家，反倒於他有損無益。知賢夫婦愛子情深，恐難割捨，特在事前面告。再約半

月，自有高人送他迴轉。生子週年，他必入山學道。又過三年，他仍可時常回家省親，並非從此便棄家不返。那時，望賢夫婦勿攔阻。」

說罷，玉珍、三姑還想叩問自己前途時，醉道人袍袖展處，一道光華，破空而去。雲從父母嚇得慌忙下拜，起來思量，幾曾見過這樣飛行絕迹的仙人？不由信心大增。知道愛子不久便從他去，成仙雖是好事，到底難於割捨，既是命中註定，想留也未必能夠。且喜弟兄無恙，雲從再有半月即回，仙人之言，絕不會差，纔放了心，一切俱等到時再說。

第二日，家人偷偷報信，說是昨晚三更後，二老爺上房院中光華亂閃。今日午前，二老爺親自開門，喊近鄰三老爺家去幾個人，幫他打掃。入內一看，上房院內有好幾攤黃水，祇丟下二老和他跟前的小少爺奶媽。其餘從二太太起，連那些親友下人，俱都不在。二老爺說昨晚和二太太拌嘴，天沒亮就吵着回孃家。那些下人，原都是那些親戚薦用，夫妻一賭氣，所以二太太連閒住的親戚和那些下人都帶走了。二老爺沒人使喚，所以喚去幾個服侍，一面招呼舊日用人回來等語。子敬一聽，吩咐下人，二老爺性情不好，你們休要亂說。一面入內，去喊媳婦和張三姑來問。祇玉珍一人到來，問起此事，玉珍說：「昨晚張三姑曾隨後追了醉仙師去，天明前回來，說醉仙師約有兩位劍仙，共同將敵人用飛劍殺死，一個也未曾漏網。末後，又用化骨丹將屍首化去。二伯父已於前晚看破敵人奸謀，所以並不難過，祇向醉仙師懇求，留下那小孩。醉仙師因小孩無知，本不想殺戮，便即走了。三姑因有他事，又要去看望媳婦父親，託媳婦代爲辭行，回家去了。」子敬夫妻聽了，好不駭然。一會兒，九房弟兄齊來，背人互說了經過，分別囑咐家人，不準傳揚。好在周氏是積善之家，那些人俱非本鄉本土，一去不歸，先還有人詫異，事不關己，久亦淡忘。

這晚正在計算日期，忽見一道金光直墜庭心，現出四人，竟有云從在內。以爲同來的人，又是劍仙一流，忙着便要下拜。笑和尚早料到此，先就攔住。雲從也忙着略說了一些來歷。問起家中之事，果然已了，好不欣慰。因爲不是外人，一面着人去喚玉珍與笑和尚等見禮。然後才分別落座，細說詳情。雲從父母和玉珍見雲從面容消瘦許多，本已擔心他路途受苦，及聽說完經過，纔知又是出死入生。小三兒還不知存亡下落，俱都傷心不止。感激笑和尚等相救之德，免不了朝三人又有一番稱謝。雲從因自己行蹤奇特，恐啓人疑，悄悄傳來心腹家人，囑咐了一套說辭。一面安排來賓住處。笑和尚、尉遲火二人，除教雲從、風子二人一些初入門的口訣功夫外，所有外人一概不見。常時依舊出門積修外功，有云從財力相助，救助孤寒的事，着實做了不少。

光陰迅速，轉眼還有五日，便到端陽。笑和尚因此去除妖，不便攜帶風子同行，命風子與雲從做伴，等玉珍分娩，盡完人事，同往峨眉尋師，再圖相見。自己同了尉遲火二人，告辭上路。雲從又備了不少黃金白銀，請二人帶在身旁行善。二人離了周家，駕劍光直飛天蠶嶺。行至雲貴交界，遇見矮叟朱梅，在空中將二人喚住，一同收了劍光，落地敘話。笑和尚拜見之後，請示機宜。朱梅道：「你出世未久，便去建立這樣大功，休說斬除惡妖，功德無量，文蛛腹內那粒乾天火靈珠，如能得到，加以修煉，與身相合，將來成道時，也可抵千年功行，真是曠世難逢的機遇。不過那妖物護這粒火靈珠甚於性命，先斬了它，珠便自行飛去。先得珠時，斬妖又恐生變化。此事關係重大，非同小可。那妖物未出土以前，必將珠吐出離它頭頂三丈以內，照着妖物出來，同時往上昇起。妖物全身蛻殼出土，便即與珠合爲一體，成形飛去。不到正午，不可下手。可是妖物出土，也祇一剎那工夫，稍縱即逝。等到妖物身與珠合，就非你的能力所能勝任。所以下手的時節，須要一人在前，去搶那珠。珠到手後，妖物必不甘休，定然放出滿腹毒氣追來。那珠本是它的內丹，相生相應，無論你怎樣隱形潛迹，也能跟蹤而至。縱用法力將它斬掉，但是業已中了它的毒氣，難於解救。這時全仗在後之人，從後面用飛劍斬它，纔能完全成功。那乾天火靈珠乃天材地寶，正邪各派俱都重視，非有積世福德根基，不配享受。適纔袖占一卦，若論斬妖，還不怎麼，祇恐有陰人從旁暗算。你二人又面帶晦色，主有災難，我和諸位道友俱有要事在身，無暇及此。如爲萬全之計，最好你二人趁這還有數日餘暇，尋找劍術較深的同門師兄弟相助，以防其他妖人暗算。事不宜遲，必須慎重小心從事。切記：專顧得珠，便不能建除妖之功；想建功，便不易得那珠。二者輕重差不多，祇能各居其一，不存貪念，當無妨礙。」說罷，先行飛去。

二人拜送之後，尉遲火自知能力有限，一切全憑笑和尚主持，無所希冀。笑和尚起初以爲妖物縱然厲害，到底初次成形。憑自己能力，還不手到擒拿？及至聽了矮叟朱梅囑咐，先時也未敢怠慢。計算小輩同門，自己素常不慣和師姊妹交往，不便相煩。這投契相熟的，祇有玄真子門下諸葛警我，還有金蟬、尉遲火三人。金蟬道行雖淺，兩口寶劍卻是至寶，不畏邪污。已聽尉遲火在成都得來消息，說金蟬端陽節前要往青螺。其他同門雖多，不是不熟，便是本領不濟。想了想，還是找諸葛警我去。到了東海三仙洞府中一打聽，祇遇見玄真子一個道童，說三仙俱在丹爐旁祭鍊寶劍，諸葛警我奉命往雁蕩採藥未歸。笑和尚聞言，也沒驚動三仙，徑直離了東海。一則藝高人膽大，一則貪功心甚，不由改了念頭。暗想：「自己本領，隱形潛蹤，出神入化，縱有異派妖人作梗，難道還勝似慈雲寺那一干妖孽不成？再說各位前輩俱知那妖物出世，爲禍不小，豈有不去剪除，放在一邊之理？明明憐愛小輩，將這般大功留給自己，自己還不領受，祇管找人相助則甚，那火靈珠祇得一顆，又不便分潤，祇須自己事前多加留神便了。」他這一念之差，

纔惹出失劍百蠻山，再遇綠袍老祖，智劈辛辰子，三探陰風洞，再斬文蛛，風雷洞面壁十九年，幾乎喪了道行之事，這且不提。

笑和尚自把主意決定後，心想：「矮叟朱梅曾說有妖人在側暗算，何不早去兩日，仔細搜索，作一個預防之法，以備萬一，省得臨時出錯。」當下同了尉遲火，徑飛天蠶嶺，仍往風子所居的土穴潛身。到時天色尚早，見谷裏雖無甚動靜，妖氛已濃。飛身四外查看自己前時行法之處，知道無人來過，略覺放心。便叫尉遲火去到村裏，備辦他自己的食糧，等他回來，再設法封山，遮掩異派中人耳目。還恐妖人早在山內潛伏，尉遲火走後，獨自又往周圍數十里內加意搜查，稍覺形迹可疑之處，絲毫也不肯放過。

到了下午，除谷內妖氣較前更濃外，一無所獲。自信一雙慧眼，絕不至於看漏，想是妖人要到時纔來。這時尉遲火業已迴轉，二人又商量了一陣，到時由笑和尚在前面去搶珠子，尉遲火由後面下手斬妖，祇要引得那妖物回首，笑和尚再由前面回身，兩下夾攻，合力將它除去。這種算計，笑和尚雖然略存私心，但是要換了尉遲火在前，委實也有些能力不夠。計議定後，笑和尚纔向天默祝，朝着東海下拜，叩求師父法力遙助自己成功。祝罷起身，走到山崖上面，叫尉遲火站在身後，暗運飛劍護法，相機保衛。自己盤膝入定，按照苦行頭陀所傳兩界十方金剛大藏真言，施展開來，用佛法改變山川，潛移異派視線，到時縱有妖人想來，也無門可入。由戌初直到第二日辰初，纔行完了大法。起身問尉遲火，昨晚在這密邇妖穴的高巖上面冒險行法，可曾見甚麼異象？尉遲火道：「自你入定，一會兒便隱去身形。我知你還坐在我前面，不敢大意，四外留神，先倒沒有甚麼異兆。一交子時，遠遠看見谷內一點紅光，比火還亮，引起兩串綠星，離谷底十丈高下，如同雙龍戲珠一般，滿空飛舞。那紅光先時甚小，後來連那兩串綠星，都是越長越大。直到月落參橫，東方有了明意，彷彿見紅光左近不遠，冒起一陣黃煙，那紅光引着兩串綠火，倏地飛入黃煙之中，祇一個轉折，疾若流星趕月一般，便飛入谷裏，連那黃煙都不見了。你難道一絲也不曾看見？」

笑和尚道：「我煉這兩界十方金剛大藏非同小可，煉時心神內斂，不能起絲毫雜念。恐妖物知道不容，前來擾害，所以纔請你護法，爲備萬一，還將身形隱去。這還是妖物不曾出土，敢於輕試，否則豈敢輕易冒險？此法一經施展，別的妖人休想到此，我們可以安心從事了。你所說情形，大約還是妖物獨自作怪，且等晚來親見再說吧。」因隔端陽還有兩夜，閒着也是無事，仍和尉遲火遍山搜尋。因昨日時間已晚，一恐打草驚蛇，二因下午毒氣太重，全山俱都查遍，祇谷內妖穴沒有輕易深入，便着尉遲火在離谷不遠的高坡上瞭望。自己趁着正日照中天，陽光最盛之際，飛身入谷，查看妖穴。到了谷中一

看，那谷竟是個死的，恰如瓶口一般。谷底四面危崖掩護，終古不見陽光。地氣本就卑溼，再加崖上野生桃杏之屬，成年墜落谷中，爛成一片沮洳，臭氣潮蒸，中人欲嘔。靠近妖穴處，有一個丈許方圓的地穴，背倚危崖，拔地千丈，慧眼觀去，深不見底，咕嘟嘟直冒黑氣。時見五色煙霧，耳中聞得呼嚕呼嚕之聲，響成一片。笑和尚內服靈丹，還是凌空下視，已覺氣味奇腥，頭目昏眩，估量這般奇毒險惡之區，除了妖物，異派中縱有能人，也絕難潛伏。不願再作流連，便往回飛走。

出谷之際，一眼瞥見谷口內有一塊凸出的岩石，上面安排着八堆石塊，成一個八卦形勢，門戶分得非常奇特。石旁野生着許多叢草矮樹。猜是前人鎮壓之物。因爲看了谷裏形勢，甚合下手心意，急於要和尉遲火商量，沒有十分在意，匆匆飛回。見尉遲火正在那裏呆望，近前一看，覺着尉遲火臉上顏色發青。笑和尚到底細心，問尉遲火可覺身體有些異樣？尉遲火說：「想是昨晚在山頭露立了一夜，適纔又往谷口看了一看，順風聞着腥味，便即退回，也許稍中了一些妖毒。現時祇覺頭有些暈，並不怎樣。」笑和尚囑咐小心，不要妄入，一切由自己安排。當下給他喫了一粒丹藥，也就放過一邊。他卻不想尉遲火縱然劍術造就不及他深，但是從師多年，已能飛行絕迹，身劍相合，豈是一夜風露和那些毒氣所能侵襲？這一大意，幾乎害了尉遲火性命，這且留爲後敘。

尉遲火服藥之後，頭暈稍好，兩人商量下手之策。因聽苦行頭陀說，妖物天生異稟，全身祇要一見風，便變成了鋼鱗鐵骨。祇當胸前有一白團，是它心竅，連那初出土時兩隻後爪，比較柔嫩。別處縱用飛劍斬斷，也不能將它除去。且這東西最靈，一受傷，自知不敵，便要化風逃走，無法跟尋。算計妖物從地穴中一出土，必往谷口方面衝出，到時着尉遲火在谷底危崖頂上，居高臨下，運用元神，指揮飛劍，靜等笑和尚搶珠到手，先用飛劍斬去那兩隻後爪，妖物必然負痛回身。笑和尚再駕無形遁光，從前面遠處動用飛劍，乘它後爪斬斷、前爪登起之時，直刺它的心竅。雙管齊下，前後夾攻，以防它棄珠不要，入土遁走，異日又爲禍人世。計議停妥，不覺到了下午。這次不比往日，夕陽銜山，異聲便起，谷內外宛似百十畝晴雲籠罩，邪彩氤氳。二人看了，暗自心驚。待了一會兒，異聲漸厲，彷彿是喚二人名字。二人雖是預知厲害，屏息凝神，不去理它，笑和尚還可，尉遲火已覺聞聲心顫，煩躁不寧。

子夜過去，一粒鮮紅如火的明星，倏地從彩霧濃煙中疾如星飛，往上昇起，紅光閃耀，照得妖穴左近的毒氛妖霧，如蒸雲蔚霞，層絹籠彩，五色變幻，絢麗無儔。耳邊又聽軋軋兩聲，接着飛起兩串綠星，都有碗大，每串約有二十多個，綠閃晶瑩，光波欲活，隨着先前紅星，互相輝映，在五色煙霧中，上下飛翔。舞到極處，恰似兩條綠色蛟龍，同

戲火珠。忽而上出重霄，映得滿山都是紅綠彩影，忽而下落氛圍，變成無數星燈。氤氳明滅，若隱若現。尉遲火看到奇處，不由目定神移，幾番出聲呼怪，俱被笑和尚止住。等到天將見曙，紅綠火星漸漸由高而低，由疾而緩，倏地衝霄三次，瞥然下落，沒入妖穴，不見蹤影。陽光昇起，妖雲猶未散去，仍如五色輕紗霧縠，籠罩崖穴。祇尉遲火昨早所見妖穴附近的黃煙，始終沒有出現，未免又疏忽過去。算計過了今晚，明日正午端陽，便該是妖物出土之期。二人恐驚動妖物，一同飛到遠處，各將飛劍放出，互相演習了一陣。尉遲火不知怎的，總覺人不對勁，氣機不能自如，喫力勉強。向笑和尚要了一粒丹藥服下，又運用了兩個時辰內功，一同回至天蠶嶺。此番不往妖穴查看，祇在附近周圍巡視，以防萬一有異派妖人潛伏。這連日查看結果，祇到處都是些零亂鳥毛，鳥身卻不見一個，野獸自然早已絕迹。知道這些飛禽俱爲妖物吞食，喫剩羽毛，隨風飛散。

且喜別的尚無異兆，當下回到風子土穴。尉遲火獨自坐在石牀上進食，忽然失聲道：「笑師兄，我們先後在這土穴來了多少次，你覺着有些和別處異樣麼？」笑和尚問是爲何？尉遲火道：「先我並不覺得，這些年蒙恩師指教，已能寒熱不侵。自從前晚到谷口轉了一下，便覺身上煩熱，連服兩次丹藥，也未全好。我祇一坐在這石頭上，心裏便涼爽起來。起初還認爲是偶然，今早聽了那妖物怪聲，又同你練了一回劍，老是心煩發熱，神志不寧。適纔進來，又坐在這石頭上，一會兒便寧貼了許多。莫不這石頭還有些異處？」笑和尚日來一心祇在除妖搜敵，百事俱未在心，一聞此言，不禁起了好奇之想，叫尉遲火起來，仔細端詳這土穴和那塊大石形勢，看出那土穴附在崖腳，泥石夾雜，並無別的異處。五月天氣，穴內自較外面涼爽，原不足奇。那塊大石是風子昔日睡處，雖然是一塊方形青石，卻是通體整齊，有六尺見方，四面端正，出土約有三尺，下截埋在地裏。穴口太小，風子縱有天生神力，絕難運進。石身又是那般四周平滑光潔，穴內清涼，撫石卻有溫意。據風子說，本是狐獾之類扒掘的巢穴，何以洞裏面卻藏着這一塊方石？越看越覺稀奇，左右暫時無事，想查個水落石出。略一尋思，先不動石，二人合力將石旁亂石泥沙用劍撥開。然後用穴中風子留下的鍬鏟，不一會兒工夫，便將那石扒見了底。細一端詳，竟是上下四方，高下如一，毫釐不差。憑二人神力，毫不費事將石撬開，往下一看，粗如人臂的黃精，似無數黑蟒般，糾纏盤結作一堆，也不知有多少。笑和尚折了一截來嚐，入口甘芳，勝似先前所食十倍。猛然心中一動，大喜道：「斬妖之後，師弟將乾天火靈珠讓我獨享，受之有愧。今見這石形如此奇異，起初以爲有別的寶物藏在下面，今見這好而又多的黃精附生石底，先前你又有清心感覺，定是石中寶物靈氣感應。再說石中如無寶物，外形絕不會如此整齊，如人工磨就一般。說不定還能幫助明日除妖之事，也未可知。不過我雖常聽師父說，莽蒼山萬年美玉晶英結成溫玉蓮花，與將來光大峨眉門戶有關，祇是還不到出世之期，也祇聽說，沒有見過。這石頭摸上去倒也溫熱，

可不知裏面是否也藏有溫玉之類的寶物？既經發現，又有這半日餘閒，其勢不能放過，憑我二人飛劍，不難削石如泥，但是不知此石來歷，要在無心中損毀了，豈不可惜？石形四方，寶物必定蘊藏石中。我較你略微細心，還是由我一人動手，如能僥倖得着寶物，仍贈你如何？」

尉遲火還要推謝，笑和尚已叫他站過一旁，手指處，一道金光繞石旋轉，四周如同霰迸雪飛，霜花四撒。頃刻之間，剝繭碾玉一般，早去了三分之一。先時毫無異狀，祇石質越往後越覺細膩，金光閃閃，玉雪紛飛。不多一會兒，六尺見方一塊大青石，變成尺多方圓，六尺高的一根石柱，仍是一無所獲。笑和尚一面動手，正在後悔自己不該貪心，將天然生就一塊光滑成形的大石，削得一無所用。眼看越削越小，已祇剩八九寸粗細，忽見金光影裏，似有銀霞。連忙住手，近前一看，這石上下皆形如常玉，祇中心處有銀色從石裏透出，隱約可辨，估量大小，也不過六七寸之間。知道所料不虛，寶物行即發現。金光過處，先將上半截青石切去，移開一邊，再將下半截同樣削斷。笑和尚剛將石心捧起，準備拿過一旁細看，尉遲火無心中低頭往下半截石根上一看，祇見哧的一股清泉，細如人指，從下半截石根心處直噴起來。